



貽厥編

傳游跋係於東人五

右三書之西後一也  
貽厥編 今下三卷  
天保十一年子ノ年也  
御年三十七  
御年三十一  
御年三十一  
御年三十一

服部文庫  
417  
2147



2147

○ 弱蔽

夫為政必以寬猛過於寬則弱過於猛則強寬猛相

用是以難矣強之弊君不期侈而侈至吳夫差是

是也弱之弊大臣不期權而權至燕噲——是也又

有不問寬與猛委政于大臣惟逸遊是好者晉平公

是也政之難如烹小鮮信矣哉今昇平二百餘

年人休息文明之化沐浴雨露之澤各可不治家國

以答深仁厚澤之至恩乎予欲述政生弊以示子孫

以為弦韋之佩馬於是取諸卑近之事初揭弱之弊

也其故柔

也其故暴

並

寬

難

強

逸遊

是

其不

以

生

初

揭

次以強與逸其庶幾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之義也

人君柔自昇示寬之甚大過不督大斲不罰則下欺而

狎於宥夫有過而不罰御之以德而民畏於斧鉞者

明主之事也宣方今庸主所能企及邪亦醜婦之傲

鬻者耳矣如此則左右諸臣咸不恭曰於君則無患

唯於大夫可畏也至失敬於大夫大夫罰之必稱君

曰予苟有一日長于爾執簡策而蒞於士民者君余

以位也君命之所在而蒞之者無君也無君可忍孰

不可忍也我豈敢私乎哉以君故也君之無威唯大

夫之為聽則大夫擅賞罰私政教而其言於君者唯

其大畧耳故君不記治亂不解下情不知賢否不辨

是非有罪不能罰焉有善不能賞焉弱愈弱而大夫

之權威成矣故左右之臣畏大夫也甚於君其事君

也不忠是無他故君微也君微則無恃寵之臣或先

候之時世為社鼠城狐者於是反抑厭是以無社鼠城

狐也何則社傾城壞也弱以朋黨則大臣易位焉恃

以諂諛則大臣側目焉故能揣々焉列國之大夫權

貴之門為政出令不問善惡因循舊制使君不聽焉

故君者少長於婦人之手坐臥於深宮之居常惛々  
目不見先王之書耳不聞賢人之語不知人情不辨  
是非端坐以受群臣之朝賀以為是君也而不學大  
夫庸愚之士觀而寬之聞而仁之是有君之名而實  
偶人耳夫如此則雖承順无逸時或有嘉言雅行臣  
下無敢知之唯臣下所聞知而稱譽繫於君者細事  
已某有若過某有司有若失請罪不報其於執政居  
常謙遜終至曰君畏憚執政當此時則故至於帝賜賜之微如雪行勞賜從  
者酒臣下尚知其出於君之意至賞討黜陟之大則  
以為皆自執政出故恒言曰酒令新下今大夫不好  
酒故也某大夫好射御故善其技者進焉當此時大  
夫諸有司有黜免者在下皆曰彼人有才同僚相比  
黨退之以逞且曰君之恭儉謙遜大夫不察焉身襲  
錦繡口飽膏粱貪財賄賣賞罰大逆無道也於是設  
嚴酷之法則皆曰亦大夫以苛之不巳也於是君實  
患之有設寬政則皆曰大夫欲馳已之虐之不巳也  
憚衆之毀嗚我以甘也是不學大夫以君意不泄於  
下為君之意感使下知政成於執政大夫也是以誹謗

不在於君至美事盡歸於大夫耳居柔而過於謙則賞  
罰皆歸大夫則大夫諸有司百不從於己者不使在於  
君之側是以君有所欲為巧言飾辭鳴証不便不德於  
君前則君亦改不得更不得如意為之置意或命出於君  
大夫非矯之之難知下之毀譽皆在於己故不必矯  
大夫之意無一不行焉然則謂之為大夫役亦不誣  
也此君以謙遜為大德不知禮之弊也傳云儉德之  
共也夫節衣服飲食宮中之用似易實難而君能為  
之然弱之甚惟躬為之能不禁大夫士之驕奢則下亦  
不化耳如此者出入局促特嚴憚大夫不能豫遊不能  
從好其究至忽文武矣夫文武者不可闕一者也而  
省費用不為難憚大夫之甚乎弱闇亦至矣雖則社鼠  
之臣而有外借後上之家使人咸曰與其媚於與也寧媚  
於竈不可不察也

○逸君

有不弱不強抑損委人者其抑損也非退讓矣欲縱  
其欲故抑損飾外也其委人也非知賢而委矣委妓  
玩好之蕩情曲藝末技之悅心朝夕造處心在於此

而不在賞罰故委政於人也愛左右妾媵故多嬖人  
內寵敬樂以永年故有大夫實御有司可憚者則寬待悅之以  
及諸有司是以有諫者未必敢拒焉左右嬖人亦僅  
示威而已要之不問治亂不察下情惟耽樂之從者  
也是之謂逸君如其下情率與弱君類

### ○強之敬

夫邦君剛強而好自用則事多就於左右便嬖之手  
不由大夫政以好惡偏矣乃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  
痛便佞之士用焉直言之臣退矣於是乎左右便嬖

巧言令色莫所不至矣侮慢大臣舞弄長者遂至使  
君陷於驕奢淫逸乃大夫欲藉其美而去則憚於君  
奮然發怒則君辱身死故夫佞者益悅君之耳目和  
君之顏色據其腹有之出入揚々以為唯得於君事  
莫不成也故視大臣猶小吏倨々威莫之與京譬諸  
社鼠城狐出入於城社食人黍稷人欲浸之則浸於  
城社欲灼之則灼於城社使其縱橫焉是皆君好自  
用不敬大臣以驕奢強暴為威也書云自用則小豈  
唯小邦之喪亂可立而待夫如此則下民騷動怨望

大夫皆曰何大夫之臆臆不能強諫使有苛政猛於  
虎我至於此極也大夫豈少乎唯眾唯之甚一人不能  
強諫雖其心知君之非然猶眾大夫其或有寵大夫  
而以君命運己之志欲亦實不察以為出於君既漸  
常之尚觀君任之而不移曰何君與大夫為虐於國也  
夫君猛則大夫我躬之不閱豈違憂他恒恐懼於免眾  
遂嚴憚於左右於是乎使左右便辟愈得馳其虐專  
其請謁亦勢之必至也得於此者進失焉者退眾競  
求媚不已所畏在於此不在於大夫是以朝有五阻

而善人不得進矣君惟慢遊是好放蕩無度或愛馬  
好騎派以為馭也畜養交易射重利以供婦人玩好  
宮室臺榭珍禽奇獸之費酬于酒淫于色惟婦言是  
聽是用女謁盛於內而賢人携於國便佞頑童昵  
其在內則溫顏柔和徧加祿居朝則強暴嚴酷猥用  
刑以為人君之德者也非不知所惡之有善也以其所  
惡推之是以善良有功者動得眾焉非不知所好之  
有不善也以其所好推之是以宦官便毒及其所進  
者皆輒得賞焉凡此皆猛勇多才好自用也可不慎

諸書云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協和

下無遺材

政在擇人任賢任賢則下無遺財則上下和故政治邦安不任賢則諛臣進諛臣進則人不自安故國亂國危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在君與大夫乎大夫國之柱石也夫柱石脆則室家傾夫弱則國微故大夫不可不威也過於威則偏於權強兼弱大兼小於是乎求寵祿者相望於門乃權臣欲顯己之威之急也

舉附於己者將加諸膝至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雖曰不欺君吾不信也彼亦上恃權貴之援賤而妨貴小而妨長觀大男子僅如嬰兒乃至僚朋之弱者不能協和不能獨立阿諛苟合耳矣乃見有善人欲舉之則彼不肯聽於是取其所悅者以言則彼陽為不然者然心之所愛終言為可亦唯終令弱少者阿諛苟合也言而不議事而相讓不違是務之謂同非余所謂和也委一人僚朋總已而聽言不違而廷無爭之謂阿非余所謂和也切々思々論過責善爭於公



順於私相愛相養相輔相成是之謂和爭於公苟無  
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則論尚堅白辨如懸河是  
非難駁唯恐吾言之不聽終至翕々訛々謀譖言則  
以公事為私之謂各以心為心如此則國危小人之為  
實能言能訛以此觀大夫有司無所不言矣夫大夫  
諸有司之執事而不讓任聽而行或有屬官聽於已  
者即不顧左右任口言是非析毫釐則小人輩相言  
以為智若謹慎者屬官聽於已乃謀於僚友思念而  
後析是非則小人輩言以為遲鈍殊不知謀於僚友

者信不智乎任口而言者信智乎下之毀譽亦不可  
不察夫大夫之所以為大夫者言稱詩書行由禮義  
見君之善雖小則顯諸國見其不善雖細則隱諸國  
但其不學也觀其罰有眾以為暴觀其宥有眾以為  
寬以此稱寬於國隱暴於國矣所觀異而所賞隨異  
不亦過乎政之要在安民安民之本在賞罰也賞罰者  
民之柄也故賞罰當則賢人進姦邪伏國家安富蓋  
一物失理則民無所措手足也晏平仲可謂善為政  
矣昔齊人轅擊相犯以為樂禁之弗止晏平仲患之

一日出行乘新車服良馬與人相犯也即破車放馬  
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然後國  
人乃不為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當罰  
始於大夫而後行於下矣大夫賞而不罰則下不信不  
服君子有小過小人有小善大夫不得無過今之君  
子惡過之顯於衆也必文必遂固不知孔子曰過則  
勿憚改也夫大夫衆之望也國之紀也政所由廢興  
也故所守不厚則下不行所禁不固則下不止守不  
厚禁不固而厚責於下由不教而責其成也豈可得

邪小人之諂諛便佞唯色是視故不陽稱大夫之過  
是以其自視滿然不省以為無過故糾過賞善君也格  
非補闕大夫也糾過賞善而大夫不疑格非補闕而  
君不疑而後始可言和已有過自上辱之則以為失  
大夫之意威是何心也貴名利也貴名利者常狐疑於  
心如晏子可謂棄名利也大夫有權者言多行則小  
人輩多歸之乃亦拘名利欲其言行益顯故已所言  
欺君誣衆百計成之或與同等言他人在側則詭辨  
謾禮以威加之故小人輩求膺仕者畏其威阿其權

奔走供命於是常焰以利事而會如其言則小人輩  
愈信且畏曰某大夫權而威黜陟皆出其意不悅於  
彼則不獲於上又其親戚義故出入其門者為衆所  
選而進則復曰某所陟也予嚮論之果如其言夫選  
舉豈一執政所能為乎然小人輩如其聒且曰假  
令大夫之威權至親戚義故則不能獨舉然同僚相  
此黨而成之是以比々奔走供命政之柄不得在一  
大夫一人執其柄則邪慝不期而至至而成一人執  
柄而不驕者其唯賢者乎故有同僚而尽規補過事

不紕繆而政和豈唯大夫然至小吏亦然今之吏相  
為同僚也言而不違退而誹謗或有忠信之人厭之  
不樂者輒譖之大夫為大夫者不可不察也其好讒  
也既譖一人又譖一人而不知譖己者又在後也亦  
猶螳螂與黃雀相譖如此殆虛其官則能巧言令色  
者得獨全矣是四言伺者以充官則既已施恩且為  
長者乃後之伺不得不唯々聽命焉况敢譖迺邪慝  
傲慢唯己之所欲也勢則然由此視之相愛相輔則  
身全名存苟讒邪以為心則身死名滅可不慎諸有

邪慝傲慢逞己之欲者僚友不盡規則尸位素餐也  
尸位素餐者亦不可以膺仕途有進言者宜先賞之  
賞之則勸不然大夫諸有司以己之意斥之謂害于  
某事或罪其人謂誅政不忠也誣大臣不敬也如此  
者不臣莫甚焉夫取言可用則用之苟數其所杆格  
則不一而足也故置小障而取用之則大言終至大  
言至而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所言有杆格而不可  
用其所杆格不可稱則已苟可稱則詳說之使其知  
焉庶幾不使失意焉夫疑亂之階也大夫不先去則  
下狐疑至大夫之不良唯有隱無犯君出賞罰則疑  
有內矣請謁乃君亦觀其所選舉而疑其有<sup>所</sup>此周如  
此則君臣皆疑而不和姦邪顯榮於上而賢良隱蔽  
於下傳云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  
慮何可得哉

○ 納諫

說命云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古之明主有赫々  
之德而待諤々之臣其猶病諸况今之人不有諫輔  
弼之臣雖僥倖國之不乱猶之郤步而求及前人不

可得已愚<sup>謂</sup>之君自用自用則唯々之佞進而諤々之忠退唯々之佞進而諤々之忠退則耳不聽善言與聾無以異焉是以益愚闇矣為人臣之道觀其過則規觀其惡則諫觀過惡而不規諫是之謂不忠之臣君自用臣不忠天下之至危也古者諫有五義各異其方管晏之輩常能諫其君亦不出五諫難矣哉為諫也無論君之柔順易諫至其強好驕奢淫逸知不可且為之曰人生如朝露見晫則消胡不日喜樂且以永日完其死矣即壤土矣其智足以飾冰辯足以禦諫矣是以諫者諷之猶且未能使彼心降也何況道與正乎世之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有恒言曰孔子以諷諫為善曰信而後諫直與正難矣哉仕者不悅乎君則不信不信則不能格其心之非也予待其信而後為之是其難之至矣假令初執其志悅於君則寵光至寵光至則驕至於是乎無復它顧之意始之所執者移矣乃與便辟無以異也大低諫之術唯惡之責而無時稱其善則君心忌故聞其履聲觀其衣冠始以為復謗予也心有物而諫終不

容矣是故或稱善或言過而後諫始行矣世人謂稱  
君之善嫌於諂諛者不思之甚豈可拘哉孔子曰  
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身危而  
不行諫亦無益矣諫之為道難矣哉唯度主而後行  
者聖人之教人之所知也豈待言邪

○揣情

下之於上能毀譽有二人於此其一人大夫之族若  
朝夕其門者其一人非大夫之族又不朝夕其門者  
而年兄弟也才兄弟也經術文章走馬控弦皆兄弟  
也上擢其一人充顯職大夫之族若朝夕其門者則  
皆曰彼實有大夫之援而然此年非少於彼也才非  
短於彼也經術文章走馬控弦非劣於彼也然以無  
援見擯棄也又曰大夫豈得獨舉彼哉亦唯僚友相  
比周而推然人固非附於青雲之士亦必終朽而已  
矣它微細之政皆莫不相言以為談柄焉是小人  
之言無足用焉者雖然若有如此者年歲道藝皆兄弟  
則先舉非大夫之族不朝夕其門者庶幾下能絕望  
於諂諛焉而以親於大夫遺之則將或遺材焉不可

不察也若有賞罰大夫之舉則明布告諸下使皆知其  
有此善有此不善不則聞其賞曰大夫何善受賞如  
此大而速士庶人何尤為善久考功大而賞未及焉聞  
其罰曰大夫何罪受罰如此大而速其必以有犯君  
之顏也君弱則曰它大夫妬以譖也故明布告而知  
其善惡則曰大夫有善君能知之大夫有不善君能  
罰之君之明也是以衆悅而以情滯焉故不可不布  
告也然政責不泄焉則亦可以義制也夫下民之言  
不可不察也感乎善則歌以美困于惡則諷而刺夫

閻老參政尚能上諸口况諸候之民於其上乎詩三  
百多出於田畷紅女之作小人之言其可忽諸君大  
夫不聽將曰違乎善矣豈可以言已之可否置而不問  
邪傳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  
曲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尽規親戚  
補察瞽史教誨考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  
而不悖夫匹夫匹婦之言難入於君上之耳故務聽如此  
其至矣亦敬天敬祖敬民之義也文王任於有司而  
不聽所以為文也豈凡庸之主成長於深宮之內而

不聽之比哉。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命大夫各言其志。至  
士及委曲小吏不問貴賤。長幼君命之大夫布之。當  
此時能毀譽者。或反黜。如此不忠。或一言而不用。則  
不復謂君不信我也。如此亦不忠。凡小人之言。志常以  
為何施而不可。不知彼之所通塞於此。此之所害于  
彼。一彼一此。有杆格者。而存也。是亦不得已者。上之  
所擇在焉。而小人常失志於此。故始下命曰。夫政有  
小大。事有利害。言其或有所不用者。當不為始。棄而  
怨然。尚為卞和氏之泣者。不忠莫大焉。上之所好文  
則下當稱文。器之所好武。則下常稱武。器之上之所好  
惡下。必有甚焉者。傳云。不知其君。觀其所使。不知其  
人。觀其所友。君好道。則文武之士茁然生。好逸樂。則  
便佞之徒滋蔓。是故為人上者。可不朝夕於道。昵近  
文武良材哉。

大尾









